

再看後修飾現象——以廣州方言 為比較的基點

Reprobing into the Use of Post-adjuncts: The Case of
Guangzhou Dialect and Others

黎 意

提要 本文是在《廣州話與壯侗語的後修飾成分比較研究》一文(筆者於1996年6月發表於《南開學報》)的基礎上進一步將這種比較擴展到藏緬語和苗瑤語,以及在我國境內的其他語系的語言中。通過比較得到以下認識:

(1) 這種特定的後修飾現象在所考察的各語言或方言中普遍存在;(2) 後修飾現象在各語言中的發展不平衡,現階段以廣州話發展得最充分;(3) 後修飾現象在廣州話中是一種後起的句法特徵,是在周邊其他語言的影響下發展出來的;(4) 後修飾現象在其他語言中處於衰退階段,目前在各語言中的幾個仍在使用的特殊的後修飾成分由於使用頻率高而具有穩定性,因而仍然保留了後置的句法位置。

1. 廣州方言中存在一批表意豐富的助詞和謂詞形尾,它們黏附在詞、詞組或句子之後,修飾被黏附的成分,給其添加某種特殊意義,從而形成一種後修飾現象,使得廣州方言在句法上表現出一個有異於漢語其他方言的特點。例如:

(1) 件衫大得滯。(這件衣服太大了。)

(2) 多謝晒!(十分感謝!)

(3) 得閒來過。(有空兒再來。)

(4) 你行先啦。(你先走吧。)

(5) 高啲添。(再高點兒。)

(6) 佢唔食青菜乜滯。(他幾乎不吃青菜。)

例(1) — (3) 中的“得滯”、“晒”、“過”直接黏附在動詞、形容詞之後,屬於謂詞形尾。例(4) — (6) 中的“先”、“添”、“乜滯”黏附在謂詞或詞組之後,屬於助詞。^① 本文將它們統稱為後修飾成分。這些後修飾成分一般都是修飾謂詞及其詞組的,其中一些可以轉變為前修飾,即置於謂詞及其詞組之前;剩下的則只有後修飾這一位置。

廣州方言中謂詞及其詞組的修飾語絕大部分還是前置的,與漢語其他方言中所反映出的“偏+正”的語序特徵基本一致。在使用上,前修飾與後修飾因表意範疇各不相同而呈互補分布。也有個別句法功能不同的同義詞同時存在的情況,它們各司其職,或充當前修飾,或充當後修飾,也可同時出現在謂詞及其詞組的前後。例如:

(7) 你先行啦。(你先走吧。)

(8) 好多謝!(十分感謝!)

① 李新魁等:《廣州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你先行先啦。

(10) 好多谢晒!

“先”充当前修饰语时，是副词；但在表时间先后这一义项上与充当后修饰语的助词“先”并无区别，它们可以分别使用，如例(4)、(7)，也可以前后呼应着来使用，如例(9)。“好”、“晒”当表示程度深这一义项时是同义的，“好”也是副词，只用于前修饰，“晒”则只用于后修饰，彼此在句法功能上互为区别，可各自独立使用，如例(2)、(8)，也可同时使用，前后照应，如例(10)。

2. 拿广州话的后修饰成分跟与其在历史上有过深刻接触的壮侗语中相类似的成分相比，可以发现，那些具有可比性的因素都集中于壮侗语各语言中的副词以及以副词作修饰语的修饰词组中。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广州话的后修饰成分有些与壮侗语中相应的成分存在关系，因而在句法、语义上可以保持较大的一致性，但从整体来看，这些后修饰成分更多的是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壮侗语中的后修饰现象在以体词为中心语的修饰词组中普遍存在，而且，“中+定”是语言中的固有语序；广州话中体词的修饰语与汉语其他方言一致，基本上是置于体词之前的，符合汉语“定+中”的基本格式，但由个别关系词（特别是壮侗语关系词）作为构词语素而构成的偏正结构的体词却与壮侗语的语序保持一致。如“鸡项”（未下过蛋的小母鸡）、“鸡”（母鸡）、“老虎”（母老虎）等。

第二，壮侗语中以谓词为中心语的修饰词组有“偏+正”和“正+偏”两种格式，除去与汉语在句法、语义上具有相似性的那些成分之外，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一些表时间、程度、范围和体貌等的副词上，它们在充当修饰成分时一般是后置的。例如：

(11) 壮语 pu:t³⁵ ko:n³⁵ 先跑
 跑 先

(12) 壮语 van²⁴ yai⁴² cai⁴² 很甜

甜 十分

(13) 傣(西) jai³⁵ te¹¹ 真大

大 很

(14) 水语 n¹³ diu¹³ saŋ³³ ljaŋ¹³ vən¹³ thi⁵³ ta³⁵ tot⁵³.

我们 商量 问题 正在

我们正在商量问题。

广州话的后修饰成分全部都是谓词性词语的修饰语，它们的表意范畴也多为时间、程度、范围、体貌等，这是与壮侗语的共同之处，而且，在这些语义范畴之内的比较研究也能显示出彼此之间存在较高比率的对应关系。然而，广州话中的后修饰成分表意更加细腻、丰富，系统性也更强。

第三，从词性和句法功能来看，壮侗语的后修饰成分多为实词，可以充当句法成分，有的还可以单用；广州话的后修饰成分比较虚化，虽然能表达一定的词汇意义，但一般不单用，只能附着在词或词组之后。

二

现在我们把这种比较进一步扩展到藏缅、苗瑶语族诸语言。首先，比较藏缅语族诸语言。

藏缅语大部分语言修饰词组的语序与壮侗语存在较大的一致性，即以体词为中心语的修饰词组多以“中+定”模式为主，辅之以“定+中”模式；以谓词为中心语的修饰词组则多为“状+中”模式，只有个别副词充当状语时是位于中心语之后的，或者可前可后。例如：

体词：

- (15) 景颇语 tʃoŋ³¹ mə³¹ ka³¹ tʃa³³ 好学生
学生 好
- (16) 彝语 bu³³ ma³³ a³³ ʃɿ⁵⁵ 新文字
字 新
- (17) 藏语 mi¹² sum⁵⁵ 三个人
人 三
- 谓词:
- (18) 景颇语 ʃi³³ kǎ³¹ tʃa³³ kjin⁵⁵ 他确实忙
他 确实 忙
- (19) 景颇语 naŋ³³ sa³³ mə³¹ kaŋ³³ su³³ 你先去
你 去 先 (句尾)
- (20) 阿昌语 tɕum⁵¹ tɕi⁵⁵ 很好
很 好
- (21) 藏语 ti¹² ja²¹² ko⁵⁴ ɕe¹² tʃa¹⁴ tu²¹² 这个很好
这 好 很
- (22) 阿昌语 nuɑŋ⁵⁵ si³¹ mu⁵⁵ ŋuak⁵⁵ ɔ³¹ 你先做
你 先 做 (助)
- (23) 彝语 ndza⁵⁵ dzɿ³³ ndza⁵⁵ 很美丽
美 很 美

其次, 比较苗瑶语族诸语言。

1. 苗语体词的修饰语一般前置, 谓词的修饰语多数前置, 少数只能后置, 还有个别的可前可后。例如:

体词:

- (24) paŋ⁵⁵ ɕo⁵³ 红花
花 红
- (25) te¹¹ zu⁴⁴ 小的(指动物)
只 小

谓词:

- (26) tu³³ yu⁴⁴ 都好
都 好
- (27) sei⁵⁵ moŋ¹¹ 也去
也 去
- (28) ken⁵⁵ poŋ⁴⁴ va⁴⁴ 哭得厉害
哭 很
- (29) ne⁴⁴ ljen¹³ noŋ⁵⁵ 很多
多 极
- (30) ɛ⁴⁴ nen³⁵ ɛ⁴⁴ (ɛ⁴⁴ ɛ⁴⁴ nen³⁵) 那样做
那样 做 做 那样
- (31) ɛ⁴⁴ noŋ³⁵ ɕo⁵³ (ɕo⁵³ ɛ⁴⁴ noŋ³⁵) 这样红
这样 红 红 这样

2. 勉语体词性修饰词组的修饰语有的前置, 有的后置, 谓词性修饰词组的修饰语一般前置, 少数后置。例如:

- (32) je³³ tje²⁴ 我的父亲
我 父亲
- (33) nai⁵² lan²¹ mjen²¹ 这个人
这 个 人
- (34) pjei³³ tau²¹ ɕe²¹ tuŋ²³¹ 四只野猪
四 只 野猪
- (35) pjaŋ²¹ si⁵⁵ 红花
花 红
- (36) tje²¹ ʃaŋ³³ 高桌子
桌子 高
- (37) ton¹² jaŋ²¹ 慢走
慢 走

- (38) be²¹ tsje²⁴ fu³³ 多大
多少 大
- (39) loŋ¹² daŋ¹² 先用
用 先
- (40) loŋ²⁴ hai¹² 很好
好 很
- (41) si⁵⁵ dzeŋ¹² (a⁵²)^① 全红(了)
红 完 了

3. 布努语的情况与勉语大体相仿。体词的修饰语有的在前, 有的在后。谓词的修饰语多数在前, 个别表时间、频率和程度的副词后置, 或可前可后。例如:

- (42) ŋka¹² mpai⁴² 猪肉
肉 猪
- (43) ntaŋ⁴² laŋ²⁴ 大树
树 大
- (44) luŋ³³ noŋ⁵⁴ 这个
个 这
- (45) luŋ³³ ta²² ze⁴³ 第一个
个 第一
- (46) tɕuŋ⁴³ θv³³ 我的书
我 书
- (47) au³³ tuŋ²³¹ vo²³¹ 两头牛
两 头 黄牛
- (48) cvu²⁴ tsu³³ luŋ⁴⁴ 十五个
十 五 个

① 该词组在勉语中被归入补充词组, 其中 dzeŋ¹² (完) 是补语成分。

- (49) jaŋ⁴² muŋ²³¹ 慢走
慢 去
- (50) tai²⁴ yaŋ⁴² 很好
很 好
- (51) ŋu⁴³ lyŋ³³ 还红
还 红
- (52) yaŋ⁴² ɕi⁴⁴ ny²³¹ 很好
好 很
- (53) tɕuŋ⁴³ nau¹² i⁴⁴ py⁵⁴ thiŋ³³ zau²³¹ 我还吃一碗
我 吃 一 碗 还
- (54) kau¹² muŋ²³¹ te¹² 你先去
你 去 先
- (55) tɕuŋ⁴³ muŋ²³¹ ny²³¹ 我马上
我 去 马上
- (56) kau¹² len¹² nti²⁴ muŋ²³¹ (kau¹² muŋ²³¹ len¹² nti²⁴) 你立即去 你 去 立即
你立即去
- (57) yaŋ⁴² ɕen³³ (ɕen³³ yaŋ⁴²) 真好
好 真 真 好

以上考察表明, 无论藏缅语还是苗瑶语, 可以充当后修饰的成分都集中在一批表时间、频率及程度的副词上, 尤其以“很”、“先”等最为普遍。它们除了在语序上与广州话中相应的后修饰成分有一致性外, 在其他方面, 比如同源、借用上并未显示出语音上的特殊联系, 也缺乏能够证明其有联系的证据, 所以无法从这两方面来说明这种相似性。如果认为是诸语言各自独立发展出这些特定的后修饰成分, 它们之间的相似只是一种偶合的话, 那就需要完整解释这些词语在句法、语义上的共性和个性。这里的共性是指它们在任何语言中都具备的共同特征, 个性则是指它们

在具体语言中有别于其他同类修饰性成分的特殊性质。也许在这里个性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假如在句法、语义的共性与个性上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则仍需从语言关系上寻找答案。

三

除了藏缅、苗瑶语族诸语言外,我国境内南方的非汉语还包括传统上归入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佯语、德昂语和布朗语,以及系属尚待确定的京语。这几种语言都或多或少与其所在区域周边的其他语言(如汉语、傣语等)存在一定的关系(主要指接触关系),所以对这些语言内部的相关成分进行考察也是必要的。以上所提及的几种语言除佯语外,也存在后修饰现象。下面分别阐述考察的结果。

1. 布朗语谓词的后修饰成分多集中在表程度、时间、频率的副词中的特定词语上,以及全部的表范围的副词中。例如:

(58) tɕat³³ ŋom³⁵ ka²¹ ɣv³⁵ 最好

很 好 最

(59) e³⁵ hvi³⁵ tan²¹ vik³⁵ 我们都去

我们 去 全 部

(60) m³⁵ ai³⁵ oh³³ 先写

写 先

(61) huik³³ te³³ luan³⁵ 早就到了

到 早 就

除了以上四例中的特定词语是后置的外,其他全部都是前置的。例如:

(62) ku³³ hvi³⁵ 经常去

经常 去

(63) ntɔŋ³³ ŋ s³⁵ m³⁵ 马上栽种

马上 栽种

(64) kɔm²¹ mok³⁵ tok³³¹ 正在吃

正在 吃

(65) ko²¹ sut³⁵ 就拿

就 拿

(66) le³³ khe³⁵ 再做

再 做

2. 德昂语中的后修饰现象比较普遍。体词的修饰语全部是后置的。谓词的修饰语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前、后修饰语的类型及类别与傣语很接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待考。下面仅举几例后置的修饰语。

(67) hau a³⁵ te 马上走

走 马上

(68) rɔt o³⁵ h 真来

来 真

(69) reŋ bai³⁵ u³⁵ 这样做

做 这 样

(70) hau phai 快走

走 快

(71) sam dvi³⁵ a³⁵ mai 完全种甘蔗

种 完全 甘蔗

(72) di rɔt ŋa³⁵ dv 他刚才来

他 来 刚才

(73) moi hau phv 你先去

你 去 先

(74) dan o³⁵ h 很大

大 很

3. 京语的修饰语多数是前置的,但时间副词“先”、“后”,程度副词“很”、“最”等需要后置。其中,“很”可前可后。例如:

- (75) di³³ tuək⁴⁵ 先去
 去 先
- (76) lai¹¹ thau³³ 后来
 来 后
- (77) daŋ⁴⁵ lam¹¹ 非常苦
 苦 非常
- (78) thəm³³ nət⁴⁵ 最香
 香 最
- (79) ŋan⁴⁵ thət²² (thət²² ŋan⁴⁵) 很短
 短 很 很 短

4. 对布朗语、德昂语以及京语的考察也符合对藏缅、苗瑶语族诸语言比较的总结,只是德昂语的后修饰成分更丰富一些,更加接近壮侗语的情况。上述考察仅涉及我国境内的若干语言,远未达到穷尽。更广泛、深入的考察还应包括我国境外的汉藏语诸语言以及与汉藏语区毗连的南亚语系诸语言。考察得越全面,结论就越具有说服力。

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无论语言之间的关系如何(同源或接触),后修饰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南方各语言中。粤方言作为集中体现这一句法特征的汉语方言,表现出了它的特殊性,这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从新的角度来认识粤方言在语言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后修饰现象在各语言中的发展不平衡,从数量及表意类型、类别来看,大致上是按照如下方向逐次降低的:广州话→

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即,后修饰现象在广州方言中发展得最充分。

第三,参考各语言及汉语其他方言的情况,并结合粤方言的发展历史来看,后修饰现象在广州方言中应是一种后起的句法特征,这一特征是受到周边民族语言(主要是古百越语)的影响而产生的。^①或许可以假设最初粤方言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改变了个别词语的语序(比如“先”),随后,这种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逐渐固定下来并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于是,方言系统内部开始不断调整、完善这一句法特征,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句法模式。由此看来,后修饰现象在粤方言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第四,各语言的后修饰语都普遍集中在个别表时间、频率、程度、范围的副词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发展趋向看,各语言走了一条和广州话正好相反的路,即后修饰语日益简化,有逐渐被前修饰语替代的趋势。目前仍在使用的后修饰语都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因而它们的稳固性也比同类其他词语高,这或许是它们至今仍保留在这一句法位置上的部分原因。

参考文献: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戴庆厦:《景颇语“形修名”两种语序对比》,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4期。

王辅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

毛宗武等:《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

陈相木等:《德昂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① 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道勇等:《布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欧阳觉亚等:《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黎意:《广州话与壮侗语的后修饰成分比较研究》,载《南开学报》1996年第6期。

(黎意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分期及各期的特点

On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of
Turk Languages and their Features

张铁山

提要 本文首先探讨了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分期标准问题,提出了语言特点、社会历史和文字类型三个分期标准,并以此为标准将突厥语族语言分为原始突厥语时期、古代突厥语或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时期、中古突厥语或回鹘文献语言时期、近代突厥语或察合台文献语言时期、现代突厥语或各民族语言发展时期等5个时期,描述了各期的特点。

一、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分期标准

目前学术界对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分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以阿尔泰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为侧重点的学者,是在突厥语族语言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构拟原始阿尔泰语,并探讨其演变过程;而以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为侧重点的学者,则主要以各期突厥文献语言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现代语言、方言特点,对其历史演变和发